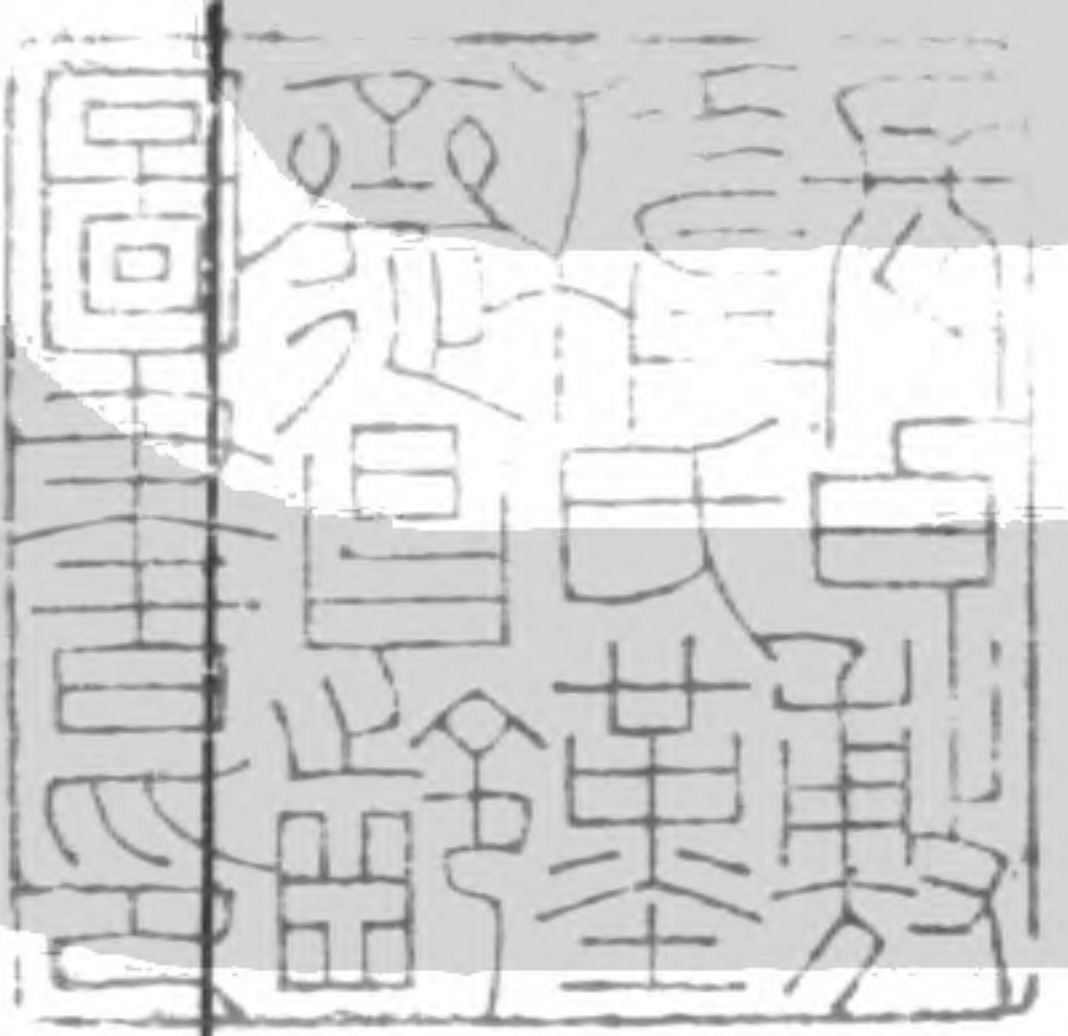




關尹子敘



關尹與柱下三先生同時



先生合刻率遺文始顧漆園天

下類關老而一之古之博大真

人哉故當紫氣浮而不下不能

洞贖他人而關且惟交臂之恐
恐蓋三先生之河漢也不欲半
尺槌而自足而關特以微入以
簡出一似高坐不作漢語者詘
關者不無疑爲碎金爲屑玉或

媿于陣馬風檣一掃千兔之流
而周則自媿久矣其自謂謬悠
荒唐無端崖則以謬悠荒唐無
端崖者任人先而已取後關之
道然也老之道然也夫以煙墨

之不言而驅染甚也吾未知未
解裙襦口中有珠果有當於青
青之麥不也而劓其壘短其墻
使人以之相商如嚼蠟或過而
相戒輒如懲羹吾政欲以諸先

生之言使之言而且以諸先生
之道道之道則試若水若鏡而
讀之毋以一家風骨不共人生
活自詫也文章之道然也刻之

朱蔚然茂叔

關尹子敘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吾不知其名彊名曰道旣曰無名而不知
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
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
下後世苟不彊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
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
候老子出關邀而畱之師其道而請立言

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

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歲之拜之哉

陳顯微謹敘

易

蘭尹子編目

一字

二柱

三極

四符

五鑑

六七

七釜

八籌



九藥

賜遊三西六

葵花向日忠赤傾心人
齊濟縹緲染香子
太平

如石五頁二

走遍羊腸路塵埃
衰之染手更急
回首勿候前蹤

關尹子卷上



宋陳顯微抱一子註

明朱蔚然茂叔父校

一字篇 凡二十八章

字者道也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
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
憂憂乎鬪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
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鑿塵

孫鑛曰與
莊子首篇
怒而飛字
法竝奇

據明本以下每節
起句多有二字

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老聃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卽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爲有道可言。若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日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是則翻老子之言。

孫鑛曰請
子書非言
外其旨不
盡

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口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旣道旣翻。出不可道卽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卽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爲口道之道。愚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真空使其可空卽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真空乎。知空可空。非真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爲而道獨不可以人爲。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旨。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

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強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彊名之名爲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彊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卽名也是。則不可言。卽道不可名。卽名卽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

薛蕙曰蒙
莊稱老子
古之博太
真人哉註
謂大聖人
語似而自
別

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可。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憂而鬪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鬪。或介而

不交於物、或覘而呵叱之、或噴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為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彊名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

孫鑣曰自是天際真人語鬼谷鵬冠者流能摹隻字否

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卽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狗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老聃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狗異名析同實而竝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卽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

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
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
入道矣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
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為二矣所觀愈大所岐愈
遠反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
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昧
者不知耳

楊慎曰秋
水篇不如
此數語咫
尺有千里
之蓄

薛惠曰俱
是論語而
出之精深
所以為子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
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
失道。

有人則我與人為二。有我則我與道為二。我不可
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
後能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
無。不得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
有所得者。烏足以語此。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

楊慎曰與
蒙莊以金

注以瓦注
語類而角
雜
羽字更俊

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孟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
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為兩人矣今焉甲自
置之而甲自射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
為孟以識陰為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射此覆孟
而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疑以為
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旦揭
去物欲之孟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
悟置之者非他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

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覆孟之下果何物耶學
者毋以為未嘗置而昧之

孫鑣曰語
大宏深而
奇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
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
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
作道謂之非道則不可况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
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
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亡是物則道安

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能亡是物乎物
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物謂之善道
善陶者陶乎陶善道者道乎道陶乎陶者不知其
陶道乎道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
知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
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
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薛蕙曰渾
似老子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道不

見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猶

隔一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汝領會否

曰會曰無物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者茫然自失

他日復問曰心可見乎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

可見乎曰汝以爲道與心一乎二乎曰心與道可

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曰汝欲以不一者害一

乎或者唯唯而退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
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

孫鑛曰宗
語自別

尾所以應物不窮。

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傳
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嘗疑夫太素之先
有太始太始之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末也
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人
能反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尺竿頭至
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初之外更有所
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

劉辰翁曰
五行家語
箕疇周易
而外唯子
書精言之
仲舒班固
彷彿得之
耳

莫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
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
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冥
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世人有執
一端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
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
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

孫鑿曰波
明食動語
妙甚

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
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

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
於天，卽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
然。

逐者木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或遇異景異物異
祥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橫執爲道，
是猶魚望波明，食動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
無心矣。安事逐我？或曰：進修亦逐也，精進亦逐也。

皆非乎？曰：爲學日益，故須精進。進修以成其德，
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無不爲，是
名真精進。

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
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修真鍊性，圓通覺輪，所尚不同，或觀音聲而尚晦，
或耀而尚明，或運動而尚彊，或寂靜而尚弱，是數
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
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楊慎曰精
鑿幽微渺
乎真人之
言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
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
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夫可得可行則
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
可行者須臾不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無不在
是矣。易曰顯道神德行。道固身道既顯矣。而德行
尤不可不神也。然耳不名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
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不敢失德。累行

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
為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
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
吾死也。

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
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
死於夕。

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乎。傳
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為有所執乎。故為

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真死於夕。

孫鑛曰：情
冥，善語
皆創特

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真情也。自有之，無不可得而名狀其心。蕩蕩乎，豈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之仁善，桀跖之

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可得而秘也。一情善惡為有知，動物皆然。一情冥之為無知，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薛蕙曰：孔
孟射喻最
多此尤有
精理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九，則聖人自強不息，非勤也。因時而動，不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

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節
因緣聖人初何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觀其
時而已矣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
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
道將來契。

務慎曰泉
鳴禽飛子
書中致語
也

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學
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即四者
亦不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辯知行如

禽飛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擷影無得失之可驗
知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
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
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真求也故曰一息
不存道將來契

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
難而壞之易。

孫鑛曰以
事建物以
道棄物二
語最精

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爲
之功有可把捉成之甚難而爲之甚易也以道棄

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爲之功無
可把捉成之甚易而爲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
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累功日
將月就或經年或累歲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勤勞
庶可踰冀信不易也至於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
動之非一事之悞則隳壞世界喪覆邦國破家亡
身可立而待故曰成之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崖
撒手自肯承當不假修爲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
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楊慎曰偶
語耳調俊
而理自深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亾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
萬物物亾而道何在

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矣若夫有形而無
我者惟火爲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
使不附於草木金石火果安在哉是則天下無復
存火矣然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
矣火果有乎火果無乎聖人以火喻道噫善喻哉
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
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

孫鑛曰有
生一日數
語似莊止
名爲生數

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非真生。方死者。死非真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真生乎。死果真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真死。曰動作昭著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著曰未死者。止名爲生。未契道者。止名爲事。而已。噫。安得真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卽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得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爲不足。爲必求奇言異行。以爲跨德入道之蹊。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橫執爲道。未有不遭魔攝。如道經佛典所云。豈止無時得源。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薛惠曰尼
父言之深
足見此老
婆心並切

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世事有爲用力甚難而人樂爲大道無爲用力甚易而人不爲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奕有物有法可師可習故可漸爲之非積歲累月不能臻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方不可師不可習不可漸造之有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累歲積日不得或一彈指頃得之相去遠矣此無他有爲之功與無爲之功不同也

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勘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者兩俱失之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見而笑哉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

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

薛惠曰語
後肆蒙莊
似之而渾
不足

足

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汙穢鯁魚
鯢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
所不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
存留其中知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爲海殆矣
問海知乎哉問道知乎哉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
見明中區事

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忘我而身隱矣
見物則昭著而不昧矣能忘我而昭著不昧聖人
之功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
見暗中一物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
寵辱皆驚昧於倚伏而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
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人皆有是權顧所歸如何爾權者謂無一定之稱
也夫小人豈一定爲惡耶能遷就善則君子矣君
子豈一定爲善耶苟造次爲惡則小人矣惟聖人

楊慎曰文
中子鬻
於此

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
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之事無難無易莫
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
至自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
其間哉若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
何徹是猶以手握刃不傷者鮮矣

薛蕙曰是
理學家精

邊不問豆豆不答邊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

語而句更
渾雅

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俱道與道會有問有
答一氣往來爾胡不觀諸邊豆瓦石乎邊與豆終
日講禮而昧者不覩瓦與石終日談道而聾者不
聽然則邊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
來乎

仰道者跋。知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
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
於愚。

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逐也。逐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術也。術之者不貴，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跂之，望而歎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駁之，皆求之逐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術之而賈，愚皆不尊不貴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爾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逐而及，不恃而有，不術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二柱篇

凡十二章

柱者建天地也

孫鑛曰句
深字雅總
由理趣涵
蓄

若橈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見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

劉辰翁曰
宏深蕩滌
子書中精
語

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甕孟瓶盎皆有

天地龜著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尚爾。况氣血有情者乎。况人爲萬物之靈者乎。精神搏應。形理愛觀。孰存因攝而生。生不窮矣。非天下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爲天而精爲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者爲木。爲人欲降不降者爲金。爲物。金木者水火之交。故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焉。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則土爲尊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

薛惠曰注
甚雅贍

之功也。自夫大中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形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自上下下，自下上上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魂神自天而降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魂自地而升也。禽獸橫生，則根亦在尾矣。故雖具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五行交雜，則蠢動蟲蟲異稟，異根有不可勝窮者矣。

楊慎曰人
久之夢各

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

異夜夜之
夢各異妙
甚

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知為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否乎？彼初見之，恐亦未識，久而後凝心，水印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

楊慎曰棗
榆水火字
其深妙

知鱗甲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矣

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
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也、自形觀之、則
有大小之辯、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地日月
明暗、即人之精神盛衰、豈特陰夢水、晴夢火哉、地
之五味藥石、即人之五藏好惡、豈特心應棗、肝應
榆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孫鑛曰此
宗門語在

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

子書為恒
言

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
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
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
死也、學者識認得真、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
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
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強名也、何可云謂哉、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
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楊慎曰語
黯而幽與
道為近

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回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爲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氏以識爲五陰之最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卵濕化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故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

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盪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爲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胸中之天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凝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爲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於視視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在其中矣

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

劉辰翁曰
語語默契
禪宗

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

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

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

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胷中之天地。

爾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為天地者。上不見

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

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筭得

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

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

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生形者

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

形。則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

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蓋有非形

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

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猶若是。况形之粗者

薛蕙曰。先
楞嚴而有
之。此數語

孫鑛曰經
藏中密語

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形者鑽磨則生形氣者
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
也世有尅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
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歟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
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
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
無去來。

愚解參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
而為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為寒
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
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為也
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
實無去來

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
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
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
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薛蕙曰妙
理清深遂
為後世語
錄所濫

人之精神鬼鬼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爲之而自已之精神鬼鬼豈不能自生自養自葆自鍊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水則鳴則鍊吾之精可以制鬼知擊石卽光則鍛吾之鬼可以益神是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熱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千變萬化無不可爲矣德同天地信哉

劉辰翁曰
駢麗高華
真人之氣
自在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運而預見休咎於天地者也炁之爲炁神矣哉靈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爲之變八風爲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曰人口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爲已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與道爲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曰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凡二十七章

